



挑煤人周老大

□程華照

周老大——一位送煤炭的人。他的足跡遍布江北城，汗水洒滿大街小巷……將一挑挑煤炭送進了千家萬戶。

在那個年代，煤是緊俏物資，需憑票購買。“周老大，給我担挑煤。”有人將煤票和錢交給他，還不忘補上一句：“快點吶，家里等着開火。”

“好的。”周老大從衣兜掏出烟盒展開，找來圓珠筆將對方的地址寫在上端，字跡就像寫他，橫不橫豎不豎，每筆都撐不住滄桑。周老大年齡不過五十出頭，喊他老大似乎有點誇張。他跟煤打交道，渾身上下黑不溜秋的像巨大的煤塊。

記憶中，一挑百斤左右的煤炭，送至家中不過幾角錢。這是個下力苦差，偌大個江北城（上橫街、中月台、下橫街），只有周老大一人干這個。

那時，江北城有兩處煤店，分別在上橫街與下橫街。無論刮風下雨，還是炎夏酷暑，周老大都帶著老婆奔走在送煤的路上。

煤店簡陋露天，四周用青磚紅磚砌成圍牆，煤炭從附近河邊碼頭用翻斗車轉運進來，顧客用鐵鈎將煤炭裝入竹篾篋挑到門口過秤，周老大的老婆主要負責做這項工作，送貨上門的事就由周老大去干。

每月中旬，我家的煤炭燒盡，買煤的日子到了。父親是駐鄉幹部，負責糧食工作，工作很忙，無暇回家。母親體弱多病，買煤担炭的事就落在我和姐妹身上。

天麻麻亮，我們挑著篋來到煤店，里面早已擠滿了人。“倒霉！”周老大排在我前面，別人是一個輪子一挑，而他的篋排了一長串，惹得姐妹垂頭滴咕。我怔怔盯著機房滾筒壓出的煤球，心里暗想，“不知何時才輪到我們。”

當時，挑柴、担水、買煤這些男人的事，對我家來說是極其煩惱。我是家中的唯一男孩，但嫩嫩的肩膀難以承載這負荷，母親只好將妹妹姐姐也派上，算是“木蘭從軍”。

少頃，我舉頭再次打量周老大，心中佩服。別看他個頭小，身體承受的压力却超過了體重，一根扁担在他肩上閃悠悠的，渾身散發出潛在內力，這種力量來自長期跋涉在山山水水、坡坡坎坎中修煉出的體魄。他腳步穩當又均勻，踏著節奏緩緩律動；輪到換肩時，他雙手托住扁担輕輕抬舉，身體順著力稍稍側下——成啦！然後埋頭目視前方繼續前行。

一挑煤，我們誰也扛不上肩。姐姐說：“學習螞蟻搬家——慢慢來。”我們將它分成兩篋來抬，我坐庄，姐姐和妹妹依次交換。妹妹走在前邊，臉蛋酡紅酡紅的泛起水珠，腳步凌亂落不到點上。我見狀，悄悄將重心往我這邊挪……從煤店到我家不過兩公里，對我們來說就像是千山萬水。

母親蹲在爐前生火，聽到我們“咚咚”的腳步聲，急忙站起來，定定望著我們，一臉不忍，然後投出贊許的目光，掏出手巾給我們擦汗。母親心疼了，她將煤票遞給我，“交給周老大，以後讓他給我們挑煤吧。”

周老大送煤的業務不斷擴展，他的名字也伴隨一担担煤球走進千家萬戶。業務越做越大，原始的扁担篋和肩挑背扛已不能滿足要求。他花錢添置了板板車，還招了個幫工——“豬兒”。豬兒，先天殘疾，背駝像座山丘，嘴外凸拱起似豬嘴，人們叫不出名字，索性就喊他“豬兒”。豬兒敦實肯下苦力，周老大對他很是滿意。

我將煤票交給周老大。從此，我家的煤炭都交給周老大來挑。

午後的太陽，透紅透紅的，像燃燒的煤球，灼得地面直冒青煙。周老大伫立在板車中央，雙手拽住車把大聲吆喝：“走！”他老婆和豬兒趕忙拉緊繩索，板車緩慢移動，吱吱的輪子聲，嘮叨一路的艱辛，刷刷的汗水在路面落成一個個符號……

如今，江北城已是綠樹簇擁，幢幢高樓聳立大道兩旁，一個風情萬種的金融中心正在書寫今生。江北城的前世，周老大或許就是一頁斷章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報告文學學會會員）



那個年代，煤球是家家戶戶燒火的必需品。

苦瓜伴夏

□蘭采勇

每到夏季，家里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苦瓜，或凉拌或爆炒或煲汤，母亲、媳妇和我对这菜都情有独钟，唯独两个儿子百般抵制。也难怪，苦瓜的味道让很多夫人都避而远之，何况是不谙世事的小子呢。

在苦瓜的菜品中，我最爱凉拌苦瓜。把苦瓜切成薄片，在开水里焯一下，降温后放到盘里，拌上切成细丝的嫩姜，再加上适量的盐、鸡精、香油等，鲜嫩无比，秀色可餐。尝一口，牙齿间发出清脆之音，淡淡的苦味、天然清香在唇齿间萦绕。细细咀嚼，苦中带有一丝淡淡的甜味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苦尽甘来”吧。

其实，幼时的我也是不喜欢苦瓜的。每年春天，母亲都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瓜果蔬菜，其中苦瓜是最不让我待见的。究其原因，一是长得不好看，浑身的突起，看了心里都感觉起疙瘩；二是它的名字让我恍若感受到患病时吃的那些中草药味道。尽管如此，那时的我还是喜欢帮着母亲照看菜园，因为地里也有我爱吃的黄瓜等。

当嫩绿的新芽探出头时，我会用竹篾护在四周，防止鸡鸭啄食；当新芽逐渐长大受到蝗虫侵害时，我又会从家中运来草木灰撒在叶面上；当小苗长出许多藤蔓时，我会帮母亲从山林里砍来木棒、竹子，搭上一个坚实的架子。

发芽了、长叶了、开花了、结果了，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让人欣喜的。黄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苦瓜……所有的瓜兄弟都铆足了劲儿爬上棚架，我也可以钻进去寻找自己的最爱了。

苦瓜，顾名思义，味道自然不咋样。母亲常对我说：“这苦瓜，越嚼越有味，吃到最后，留下满口的清新爽脆呢！”父亲则说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点苦都吃不下，你还算农村娃儿？”经父母这一说，再加之每次看父母吃得津津有味，我按捺不住心中好奇，忍不住尝了一口，苦味瞬间充斥满嘴，赶紧吐了出来。

后来读书识字，逐渐了解了苦瓜。书上说，苦瓜被称为“君子菜”，不管它与什么菜混在一起，也不会把苦味传给对方。周围的朋友们也说，苦瓜不光是一种蔬菜，也是一剂良药，除了清心明目、益气解热，对治疗胃病、降糖降脂等都有很好效果，所谓“苦口良药”名副其实。

我突然对苦瓜刮目相看，是源于它的“君子”品格，还是它的清热消暑的功效，已经不记得了。逛菜市场时，也会偶尔带回一些苦瓜。家中的餐桌上，也会在不经意间多了那一道苦瓜菜品，也渐渐体验到母亲所说的那种感觉。

如今，我已爱上苦瓜。或许，口味也像我们领悟人生和生活的真谛一样，需要时光和经历，更需要认真咀嚼和体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檬子老村

□施崇伟

老家在渝西乡下，檬子村，俗气的名，因宜生柠檬和柑橘而名副其实。丘陵土地，坡坡坎坎，被浓密的橘树包围，很有生气。

村子的标志，是村头的那棵大黄葛树，一年都是茂盛的。这半边黄叶飘落进荷塘，另一面枝头又吐出新绿。三人合抱的树围，旁逸斜出粗细不等的枝干，像一把大伞，能躲太阳，能遮雨水。

树枝伸向东南方，相连的青瓦房、茅草屋，在大田的一岸排开。柳与竹，零乱在门前，毫无章法。出工归来的女人们点起炉火，薄薄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在风中扭来扭去，缠缠绵绵的样子，像一幅水墨画，铭刻脑中。即使远离老家多年，也抹不去。

再回老家，已不是当年模样。我在么店子下车，我是回家的故人。马路边上，不见了青瓦和茅草。大田铺了水泥，马路横穿过村头，人来车往，汽车喇叭盖过了狗叫。从前，偶有过客或路人，总是狗先报信。一只狗吠，一村子的狗都跟着叫。狗不通音律，人却能听懂。音调高，拉得长，必是哪家客人，它在迎接；低沉而时断时续时，可能是有贼到访。

我望向密密的高楼，白瓷砖反光得刺眼，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，陌生的面孔，连阳台上的几株花草也是陌生的。以前的泥路已深埋，铺了柏油的路面，脚有点不习惯。

我得去问老黄葛树，让它帮我确定方位。四下张望，也不见了庞然大物。人来熙往，寻不到我熟悉的乡亲。

老村，它去哪儿了呢？我在斑驳记忆里找寻它的影子。

从前的小小村庄，仄斜屋舍，被绿树和庄稼包围。一户户人家，门连着门，窗挨着窗；一家鸡叫，家家都在打鸣；门口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抽烟、发呆；屋里简陋、整洁，门后是锄头，墙角是篋筐；灶台上空悬挂着老腊肉，沾着锅烟味。

老水牛在村边草地吃草，鸟儿站在它的弯角上，叽叽喳喳。影子落进水田，溅起清亮的浪花。一道上坡的石级，通往望乡台。土地上的柠檬树与橘树，或桂花或坚果，枝头伸到路中央，从没断过香味。望乡台的老房子，之前是古寺。后来住进了人家，也住进两只大黄狗，常坐在屋前打望乡亲和路人。门常关着，一把大锁，锈着，从来没使用过。

从望乡台往山里走，观音桥下小溪淙淙。年老的石板桥背负着石头、杂草与青苔。桥旁是村小学，书声琅琅。溪边有老水车，悠悠旋转，滚动着童年趣事。

小溪向东而流，流进茂密的树林。春时扬麦浪，秋天稻花香，各种小草、野花，不分季节，总在飘舞、绽放。落日回眸，牵走苍苍岁月。一只鸟，闯进我昏花老眼。是的，是一只鸟，它停留在橘树肩头，叫了几声。然后，又振翅腾起，向着山林飞去。山林那边，是一片蓬勃兴旺的新村。

老村远去，情意绵绵的乡愁，仍扎根在心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）